

人生就是不断地告别
可我还来不及说再见。

张皓宸 / 著

呆萌偶像男生张皓宸
送给你让自己放肆哭一回的礼物

每次告别一 都有二颗星熄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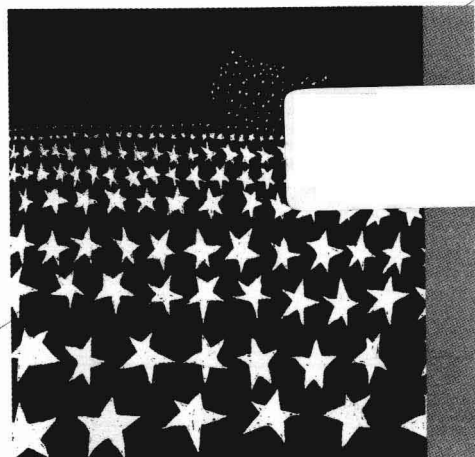
译林出版社

每次告别 都有一颗星熄灭

张皓宸 / 著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每次告别都有一颗星熄灭 / 张皓宸著.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447-3615-2

I. ①每…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6588号

书 名 每次告别都有一颗星熄灭
作 者 张皓宸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柴鹤嘉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900×1280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3615-2
定 价 2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 o n t e n t s

001/ 前奏

002/ 第一话

或许大城市有大城市的孤单，或许，想寻找自己真正的价值，就好像月亮，不论环境繁华穷困，都会准时带给天空暖黄色的光亮

017/ 第二话

有人说这个世界上的故事是由每天时速 100 公里的速度发生着，两个情侣由热恋到分别，朋友由彼此熟悉到彼此陌路，幼稚到成熟。

033/ 第三话

世界就像一张巨大的网，当那些纵横交错的线条开始逐渐向中心逼近的时候，生活在网状天空下的人们，就不得以见到不想见的人。

051/ 第四话

书上也说，爱的反面不是恨，其实是害怕，可这些负面情绪的起因又全是因为爱。

069/ 第五话

就像平静的海水退潮后，才发现埋在沙滩里，那些残破的四肢百骸。

087/ 第六话

那些繁华和约定，相聚和分离，那些生命中手舞足蹈的梦想家，带着流水般的悲伤，清晰在这片分别的天空。

105/ 第七话

那些散落的折纸星星构成了漆黑世界最明亮的悲剧。

123/ 第八话

凭什么可以肆意践踏我的感情，凭什么伤害我在我伤口上撒盐后还会关心是否愈合。浓烟过后，那些猩红的岩浆终于一时间喷涌而出。

目录



c o n t e n t s

141/第九话

房间里的空调温度始终上不来，席音披了件外套坐在黄色的台灯旁，手里举着一张发旧的相片。

157/第十话

冬天的温度，像被放进一间巨大的冰柜里，直向冻结奔去。

175/第十一话

暮色四合，天空依然是昏沉沉的，如同地球停止了自转，陷入了没有白天的永夜。

195/第十二话

爱是两个人的事，但恨是一个人的事，如果要让他狠心让自己放掉另一个人，那会非常孤单的。

217/第十三话

我们会被大雨淋湿，也会被干旱渴死，我们会在这里入学，也会在这里告别。

239/尾声

接在“时光”前最残忍的词是什么。
——回不去的。

242/纪康一的日记

245/后记

前奏



2012年12月21日 星期五 天气：雨

被雨淋过的柏油路散发着刺鼻的胶味，我仰头看着天空，视界里全是纷飞的灰黑色烟尘，好像老旧的电视机屏幕突然升起的雪花。在我身边围着密密麻麻的路人，他们有的在尖叫，有的正用手机对着我。

一辆黑色的越野车安静地躺在路边，车轮上有一圈猩红的血迹。我的心就这样关上门独自对抗存活希望，而且我还看见我爱的人，她正脸色苍白地站在人群外望着我。

——我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身体的冰冷。

她是我最爱的女生。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一辈子陪着她、守护着她，希望我们毕业后能去一个城市工作，希望有我在，她永远也不会悲伤，希望她能喜欢我。我累积了一大袋子的愿望，却没有遇见一颗流星可以让我许愿。

现实真残忍，就在几分钟前，她用我难以预料的严厉口吻命令我把口琴给她，因为她要跟另一个男生幸福，期限也是一辈子。

之后的事情，没有必要赘述。因为我已经没有力气回忆了，活生生被掠夺了呼吸，像是被一双强有力的手把肺部严实地勒住。与感情平行的生命啊，虽然已经到头，但庆幸的是，我的爱是一条射线，只要遇上了出发的原点，就会无止境地延续下去，直到时间的尽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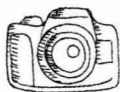
这些喧嚣与愤恨，这些欺瞒与溺爱，把音符的长度化成长线，缠绕在时间与空间之上。这座城市的孤单灵魂，凄厉鸣啼的野鸟，安稳包裹着那些懵懂冲动的过去。

在末日来临之前，一起冲向最后的死亡。

有人说，每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熄灭。

我想，这就是流星出现的原因吧。





第一话

或许大城市也有大城市的孤单，也或许，想寻找自己真正的价值，就好像月亮，不论环境繁华穷困，都会准时带给天空暖黄色的光亮。

☆ 1 ☆

生命还在以怎样的速度生长，会不会拥堵这个迟迟不肯离去的盛夏。草芥的夏天，就像被蒙在一个巨大的玻璃杯罩内，窒闷又炎热，衬衫贴在汗涔涔的皮肤上，总想第一时间赶回家冲凉。放肆的蝉鸣叫醒了所有生命的躁动和不安，只有元洛知还在慵懒的灿烂阳光下伴随着这些昆虫的低鸣做着又一个重复冗杂的梦。

比如变成万众瞩目的口琴大师，比如跟家人住上城堡一样的房子，比如一觉醒来就会有一个长相与才华俱佳的少年向她招手，比如有一群不离不弃的死党正在下一个转角等她一起奔赴未来，开疆拓土。

元洛知笑着睁开眼睛的时候，脑中零零散散像过电影一样快进着这些杜撰的美梦，半梦半醒之间，她试着去摸枕头下的手机，手机好想还没睡醒一般，屏幕一片漆黑。庆幸闹钟还没响，于是她惬意地翻了个身准备继续睡，结果看见手机电池也惬意地躺在枕头边上。

“要死啊！”元洛知咆哮着坐起来，慌忙把电池安好，更新好时间后，身体不自主地抖了一下，就像被判了死刑一样垮下脸，原本惺忪的睡眼顿时炯炯有神。

因为屏幕上显示着 2010 年 9 月 14 日 9 点 45 分。

元洛知尖叫一声以光速梳洗完毕，然后把能记着的东西全部塞进书包，捆好被套褥子，最后是书桌上的一张红色的录取通知书还有压在台灯下的银行卡。一切准备就绪，正想走却又被卧室里突然传来的婴儿哭声绊住了脚步。

“居然忘了你！”

卧室里，一个嫩黄色的婴儿床摆在床边，几个月大的婴儿张着嘴大哭，下巴上的围脖被唾液浸湿，两只小脚抬得高高的不停乱蹬。元洛知熟练地把抬起婴儿的腿，朝尿布里闻了闻，然后摸摸下巴，转身去厨房烧开水冲奶粉，又泡了一碗玉米糊喂婴儿吃下，这时婴儿才停止哭泣。

完成这一系列动作，已经过去了二十分钟。

客厅上挂着的老钟就像一个随时会引爆的炸弹，指针每一寸细小的变动都在告诫她抓紧时间。好不容易穿上鞋准备出发，婴儿适时的哭声又传了出来，而且比刚刚的还大。

意识到这个挑剔的小东西每天这个时候必须换新的尿布，于是在鞋柜旁边的置物架里抓了一片尿片就往卧室里冲去。终于安顿好婴儿，她长嘘了一口气，把钥匙胡乱塞进衣服兜抱起被褥就呼啸而去。

然而她没有注意到，一张白色的信封在她刚刚找尿布的时候从置物架深处一并抽了出来，上面用黑色的墨水写着三个字：解雇信。

☆ 2 ☆

元洛知不敢相信，自己能考进从小就梦想的音乐学院。音乐是她的命，如今单纯的想法也终于被时间踏出锋芒，履行成现实。元洛知从小与妈妈相依为命，仅靠妈妈每天早出晚归在一个加工厂做外贸鞋赚来的微薄工资生活。就连她这次能顺利进入大学，也是妈妈四处借钱才得以支撑。学校倒也近人情，



因为元洛知自小吹得一口优美的口琴，待见人才，才没有全额收费，也算是对梦想的鼓励。

今天是草芥音乐学院大一新生报到的第一天，通知书上很明确地写了请于今日十一点准时到校参加动员大会。正因为这样的机会来之不易，元洛知才格外珍惜，所以原本在六点半就设定好的闹钟因为她的手机和电池分家误了事，加上头天晚上过于兴奋直到后半夜才睡着，于是现在你可以看到一个抱着一团厚厚的被褥、挎着书包穿梭在站台和公交车间跟大妈抢位置披头散发的妖物……

赶到阶梯教室时，里面已经坐满了人，一个顶着跟珠峰一样盘花头的老太正声情并茂地演讲，元洛知见门口也有来回踱步不敢进去的同道中人，于是放宽心准备共存亡，跟着畏畏缩缩钻进教室，唯一不同的是，她像是一团棉花飘着进去的。

“同学们，学习就好比吃饭，不能说我今天好不容易长高了，就不吃了，进了大学也一样……”老太忘乎所以地讲着大道理，不忘用手擦了擦喷满发胶的头发。

元洛知坐在最后一排的中间位置上，犹豫该把身上的装备放到哪里。

“那位同学！你来说说你想象中的大学生活。”

能听见老太的提问，却看不见她的脸。

“那个抱着被子的……男生还是女生？”

“啊？！”元洛知努力站起来，手一软把身上的床单被子抛向身后，结果被强大的惯性直接连着一排凳子一同栽了下去，“哎哟我的妈啊！”尖叫声回荡在教室上空，她终于看见老太的脸和她抽动的嘴角。

“……来来来，上台来！”毁了她的动员大会，后果很严重。

元洛知爬起来，拍掉身上零星的棉絮，发圈绑着的长发有些散，她在几百双眼睛的注视下战战兢兢地上了台，因为害羞一直埋着头，于是一眼就看见了讲台上的新生守则，第一条就是上课、讲座、大会严禁迟到。

“把被褥带来教室，是想今晚在这儿睡吗？”老太一个字一个字说得非

常刺耳，惹得台下一片笑声。

“是因为闹钟坏了，我才迟到的……”

“不听解释。”

“老师，我一起床就赶来了所以没有来得及去寝室放行李，而且我真的有设闹钟，”元洛知急了，“不信你看！”说罢从兜里猛地掏出手机，结果电池像抛物线一样乖乖地与手机分了家，掉到讲台上。让老太和台下的同学瞠目结舌的不是这个像暗器一样的电池而是跟着从兜里飞出来的尿片。

它现在正顾盼生姿地挂在老太烫好的头发上。

☆ 3 ☆

这是一个以欧式风格为基调的大学，三栋教学楼中央有一片人工湖，葱郁的树木遮盖了原本清亮的天空，让绿荫下的小道显得更加神秘而安静。一栋白色的小洋楼上，爬山虎犹如静脉铺满墙面，辅导员办公室就在里面。

那个老太居然是天杀的系主任，于是元洛知被辅导员各种教育，从抱怨姓名拗口到点评令人发指的尿布，最后用“哗众取宠”做了一个完美的结语。从辅导员办公室死里逃生出来，元洛知背着重重的背包，累赘的被褥又挡着视线，懊恼今天真是出师不利。正想回寝室，路过缴费处才想起学费还没交，于是只好踉踉跄跄靠着缴费处路边的台阶走。

一个影子突然从身边掠过，来不及看清是谁，就被这人身上的香水味呛得连打了好几个喷嚏。

缴费处排队的只有一个男生，元洛知吃力地单手抱起被褥找银行卡，结果身子被压得越来越向右倾，几乎直接压在那个男生身上了。

“欸……我说同学，你的被子。”好妖孽的声音。

“哦，那帮我拿一下好了。”元洛知二话没说直接丢给声音的主人。

等到她交完学费，把被褥抱回来的时候，才看见男生的样子，斜斜的刘海儿把他有些肉肉的脸衬托得像卡通片里的少年，浓黑的眉毛下面是一双三层眼皮的大眼睛，最过分的是那张像被打肿的嘴唇，要接吻一样微微嘟着。



当现在的大众审美不再把痞子男和阳光男列为帅哥标准之后，女生们的目标就开始转向那些皮肤白皙、细皮嫩肉、似乎一阵风就能吹倒、一抹微笑就能杀死阳光的正太萌男。

正太，对，眼前这个男生完美地解释了这个词。

没等元洛知的“谢谢”出口，男生就利索地从兜里掏出印着小熊维尼的湿纸巾擦拭衣服和手臂，嘴里不忘抱怨着，“当你暴露在空气中的时候皮肤上生存着大约一万亿个细菌，而你居然还把比它多十倍细菌的被褥丢给我，你知道这样我的身上就会沾满你的细菌，并且每分钟以几何速度裂变，现在你抱回这床被子，比交叉感染还要严重。”用了几张纸巾后才停止唠叨，转而又一直盯着元洛知的嘴唇看，然后下了个结论，“你的嘴唇已经起皮了，唇部也是要注意保养的，我建议你回去贴个唇膜什么的，”想了想又立刻否定掉，“不过看你的样子也不会什么保养。”

连着理智的那根神经突然被眼前这只肥头苍蝇给咬断了，元洛知深吸一口气，正想回敬几句，结果被男生身上的香水呛了回去，她把鼻子埋进被褥里，一个劲地朝前挤，在男生“欸”了几声后，她从被子后面探出脑袋，眼睛眯成一条缝，幽幽地说了三个字：“姐……姐……好……”

“喂，你什么意思啊！”男生一着急，声音立刻变得像动画的声优一般夸张又可爱，“长得挺规矩的说话怎么那么没忌讳啊！”说着盯着她的表情变得有些诡异，顿了两秒，立刻把她捏在手里的收据单抢过来，不知道是不是天气的原因，当他看到上面的名字脸就开始泛红，然后顶住被褥一端埋头昵着她，185cm的个子气势逼人，再加上逆光下，男生脸部的轮廓附上了一层毛茸茸的金边，好像随时都会变个身露个獠牙吃了她似的。男生突然微笑起来，左脸上的酒窝像是砸空的小坑，“睡觉时口水可以接一杯子的元洛知？只喝隔夜没有气泡的雪碧的元洛知？你果然在这里！”

元洛知猛然一惊，有些防备地打量起眼前的男生，试着搜索他出现在记忆里哪个位置。

男生撩开自己额前的刘海儿说：“是我啊！”

额头上露出一块肉色的疤痕。记忆定格在小学又矮又胖的同桌身上，那个为了帮她捡毽子从窗台上掉下来摔伤额头的同桌，那个看着她就会脸红的同桌，那个玩游戏说要娶她做压寨夫人的同桌。

“纪……康一？”元洛知仰着头看他，阳光有些强烈，“你是刚从贫民窟逃出来的吧？瘦成这样是被谁虐待了啊？而且变这么高，是在脚板心打了肉毒杆菌吧？我以前觉得你挺男生的，怎么现在娘得这么彻底了啊？”

成功反击之后，元洛知心满意足地一笑。

“我知道你们胖子眼里瘦子都该去死，我不怪你，还有，肉毒杆菌是给皱纹里打的，打脚底板那肌肉得萎缩了吧，还有，‘娘’这种形容词，都是妈妈桑用来骂人的，我这叫萌。”纪康一两手往兜里一插，嘴角咧得几乎都快把脸一分为二了。

“你……啊……啊啊嚏！”（被香水呛到了）

☆ 4 ☆

元洛知把行李和床铺打理好已经天黑了，寝室是四人间，但是现在只有三个人住，宿管阿姨说是还有一个女生因为参加国外的音乐演出要过几天才来学校报到。元洛知趴在床上看着窗外发呆，回过神看见对面空置的床位疑惑起来，一个已经能在夜里像月亮般发光的女生为什么还会到草芥这个小城来上学呢。或许大城市也有大城市的孤单，也或许，想寻找自己真正的价值，就好像月亮，不论环境繁华穷困，都会准时带给天空暖黄色的光亮。

见其他人还没回来，于是下床拿小说解闷。元洛知的床下立着一个半米长的鱼缸，里面零星游弋着几条热带鱼，爬梯子的时候没扶稳，书从胳肢窝里掉了出来，刚好掉进鱼缸里，也就在这个时候，其他几个室友大包小包地从外面采购回来。

“你在做什么！”叫郑琳西的女生语气不善。只见她丢下购物袋，尖叫着用两根手指一脸嫌弃地把书从鱼缸里夹出来，然后仔细看了看热带鱼，整个过程中，眉毛皱成了一条直线。



“对不起……”元洛知从梯子上下来。

“你没看到下面有鱼缸啊？”

“看到了。”

“看到了你还把书丢进去？”明显是没有道理的指责。

“是你把它放在我床下的。”

“哟，还怪起我来了，”女生二话不说，眼疾手快地把元洛知桌上浸湿的书丢到她的床铺上，“扯平了。”说着把鱼缸推到自己床边，几条鱼惊散开来。

“琳西你怎么这样啦，大家是室友嘛。”另一个胖女生打抱不平，她帮元洛知把书拿下来。

元洛知望着鱼缸里摆动的水，瞳孔里瞬间盖上了一块幕布般的暗仄。整个人像刚刚经历过一场意外，脑里跳动的思维碎成细小的石子，从四面八方滚了出去。

“室友又怎样？寝室又不是她一个人的，规矩也该懂吧，”郑琳西没有理会会自顾自地把新买的面膜和护肤品放在书架上，“最好要长个心眼，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不该说。我们寝室每晚11点必须准时关灯，如果有男朋友煲电话粥就在那之前结束吧，还有卫生间上面那一层的洗发用品全是我的，别用错了，至于这鱼缸……都是一个寝室的，暂时放你这儿一下不过分吧？”

元洛知脸上失去了表情，她从枕头里掏出手机攥在手心里，没说一句话便出了寝室，一个人走到走廊尽头的窗户边。看着楼下郁郁葱葱的黄桷树，她明白，只有那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东西才是她的，它们不会让自己受委屈。

翻到妈妈的电话，现在，只想打给妈妈。

林淑珍接到电话就问“大学怎么样啊”、“学费交了没啊”、“室友怎么样啊”之类的琐碎问题，元洛知也不敢说实话，总之第一天的经历确实不太美好：“妈，你女儿厉害，她们都喜欢我呢！一切都好，我只想好好学音乐。”

“乖，妈这边也挺好的。”

“妈，你在你们那个加工厂也别太累了，身体要紧知道吗？”

林淑珍良久都没有说话，元洛知以为信号不好又“喂”了声。

“洛知乖，妈不累。”

元洛知听着妈妈的声音，鼻子猛地一酸，眼眶撑不住落了一滴泪下来，于是赶快用手抹掉，转移话题：“我不在家，早上记得给小知换尿布和煮玉米糊哦。”

对方一阵沉默。

“他还好吧？”

“……洛知那你早点睡吧，妈再打给你。”林淑珍说罢匆忙挂掉了电话。

两滴泪水滑过听筒，林淑珍咬了咬牙，转过身看着床上熟睡的婴儿，身体一斜瘫坐在地上。视线扫到桌上放的一个相架，照片上有三个人，一个是七岁的元洛知，一个是她，一个是眼前的婴儿。妈妈闭上了眼，嘴里缓缓说出了两个字：“报应。”

那张照片的右边注脚写着时间：1999年6月30日。

黑暗中，嘴巴张开又闭合，咬紧的腮帮子凸起一块肌肉，她把一张字条取出来，看着上面的电话号码，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决定。

☆ 5 ☆

迎新音乐会将在一个星期后举办，器乐系和声乐系作为这场晚会的主办方，不仅在自己的专业里寻觅特长生，还向别的专业抛出橄榄枝，誓要做出一个轰动全校的音乐晚会。当然元洛知凭借开学第一天的“良好声誉”没有被选上，甚至连观众都做不了，因为她并没有收到邀请函，这场晚会过于隆重，自然需要正规的途径获得邀请函或者靠学生会的朋友送给她，但是“朋友”这一词，在刚进入大学的元洛知身上，已经失去了意义。

元洛知始终不明白，遇见一个人，要经过1个宇宙，9大行星，204个国家，809个岛屿，7个大洋，69亿人和N个转角，概率这么渺茫的情况下，居然能让在这十八年连续两次遇见纪康一。

大一的公共课跟声乐系同上，“恰好”正常学姐和不正常学长最花痴排行榜前列的纪康一每次都专挑她身边的座位，一个劲儿讲保养知识也就算了，



笑起来的时候居然还捂嘴，元洛知有时特想给生命研究院打一通电话，看看分开后的这十几年他荷尔蒙是怎么分泌的。

班上的女生明显多于男生，搞艺术的女生钩心斗角，爱攀比是学校里见怪不怪的风景。元洛知不受班上女生的喜欢，又因为纪康一的缘故变成新集体里的话题作文，能被一些女生在背后写出几千字的长篇，行文中心就俩词——嫉妒、妒忌。加上自己平凡的长相，也没有高档的时装武装自己，连男生都不得不转移视线。这样一来，再普通不过的元洛知顶着“尿布女郎”的外号并不讨喜地过着大学生活，每每感到委屈，她就跑到琴房，还好那里有音乐陪伴，还有一间口琴展厅等着她。

可是等她的不只有音乐，还有纪康一。

作为入学礼物，妈妈送给她的新口琴舍不得用，总会先用旧口琴练熟很多遍，再用新口琴吹奏，生怕练习过程中吹得断断续续有损妈妈的情意。

《Motly Against The Light》是她新学的曲子，曲调中有一种无法言状的忧伤。元洛知单薄的嘴唇上有一条明显的伤疤，是年少时被口琴划伤的，吹奏时两颊会高高拢起，吐出来的气体变成心情，而为之伴奏的是一阵“嘿哈嘿哈”的叫嚷，变成夸张的鼓点。

“纪姐姐，你闭嘴一下会死啊！”元洛知放下口琴转头看着眼前的男生，浅绿色的裤角挽起，露出干瘦的脚踝，那双粉色的船鞋让她一直无法理解。

“再敢这么叫，我躺你寝室床上去嘿哈。”

元洛知翻了个白眼，然后语气温柔下来：“我在练琴啊，你能消停点吗？”

“我也在练声啊，我还嫌你那比猫叫还难听的声音打扰我呢。”纪康一掏出润唇膏，在嘴巴上娴熟地一抹。

“……”元洛知连午饭差点儿都要吐出来了，眼不见为净转身想离开，却被纪康一一语中的，“你可别认真啊，这学校里你还能跟谁开玩笑呢。”

是啊。

曾经会遇见这样的男生。

他们有的愿意对你伸出手，邀请你加入他的生活，有的高高在上，每天

埋在成堆的练习册里，睥睨着所有成绩不好的人，有的会沉迷那些电子游戏，聊天的内容永远是装备和点卡，

有的只会默默地看小说或者大汗淋漓地冲去操场打比赛。

但是从没有遇见过这样的男生。

在完全不知道对方心思和来不及考虑的时候，就迈进你的世界，牵起身后锐利的光线和锋芒，把你变成人群里最醒目的主角，享受源源不断的目光。

有些女生会喜欢，有些会讨厌。

元洛知夹在中间。她明白，在这个学校里，纪康一是她唯一的朋友。

☆ 6 ☆

这天，元洛知下午一下课就去琴房准备练琴，刚走到门口，就听见《Motly Against The Light》的钢琴曲从琴房传来，不同于口琴的悠扬，钢琴的曲调总是能带给音乐最完美的质感。元洛知驻足在门口，往日熟悉的曲调仿佛被镀上了一层薄薄的外壳，情绪在碰壁之后来回游转，加深了那份悲伤。

突然，音乐在此画上了休止符。

元洛知疑惑地朝里望了望，巨大的钢琴挡住了演奏的人，她歪着头问：“为什么要停止呢？”

演奏者站起来，窗外的落日把影子拉扯到元洛知脚边，她下意识地埋下头，影子的轮廓看上去应该是个男生。

“悲伤是会上瘾的，摄取要适量。”声音清脆又立体，好像同时摇响两种轻重不同的铃铛。

男生合上乐谱，从逆光的一侧望向元洛知。

含混的视界里男生的五官辨识不清，元洛知虚起眼，想再看清楚一些。男生在这个时候绕过钢琴，向她走来，那种在把阳光渐次遮挡后如同电影一般的画面，让她一时间适应不过来。

男生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四目相对的感觉好熟悉又好亲切，或许是某次梦中来不及告别的匆忙遇见，元洛知心里腾起一阵强烈的归属感。



清秀，五官比女生还要精致，嘴角自然上扬，平视的话只能看见他的喉结。

元洛知呆怔在原地，怯怯地问：“我们……见过吗？”

男生保持上扬的嘴角，露出一半白净的牙齿，没有回应。

元洛知埋头看着男生修长的指节，安静的琴房此时没有一点声响，仔细听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和对方均匀的呼吸。气氛突然有些尴尬，脸颊发烫起来。

“那个……”

“你刚刚弹的那首曲子……我很喜欢。”元洛知想努力打破尴尬，没想到却打断了对方的话，“啊……你说。”

“没事了，”他还是笑着，注意到她手上的口琴，“吹口琴的？”

“嗯。”

“到底还是很孤单的乐器啊。”

元洛知摇摇头不解。

“会的人不多，不是吗？”

“嗯，不像钢琴……其实我也很喜欢钢琴的，”说着干笑起来，摆摆手，“就是没有条件去学啦，呵呵。”

“呵，这首曲子是下周音乐会的开幕曲。”

“真的吗？是你弹吗？”

男生点点头。

“哦……”元洛知有些失落，“可惜去不了啊。”

男生笑了笑说，“那你应该需要它。”他把乐谱放在钢琴上，走向门边，停住，转过头看着元洛知，一系列动作像是一个完整的长镜头，“我叫席音，我知道，我们会成为朋友的。”说罢走出了琴房。

“我叫元……”来不及说完自己的名字，男生的身影已经消失了。

小心翼翼地翻开乐谱，一张像书签的东西露出了一个小角，抽出来发现是一张红色的软纸，上面写着“草芥音乐学院大一迎新音乐会邀请函”。

元洛知把邀请函按在胸口，深邃的眼睛里像点亮一支蜡烛，火苗兀自晃